

未来美术馆“长”成什么样？

一座城市如果没有博物馆、美术馆和大学，就没有资格被称为“城市”。美术馆和博物馆不仅是展览机构，它也是整个社会思想变革重要的发声地。对于未来文化美术馆，从建筑角度来讲要真正做到一种“平衡”，美术馆是为艺术提供展示空间，可是建筑本身依然要打动人，达到一种平衡的概念。

不久前，第14届中法文化之春交流之际，法国驻上海总领馆文化处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联合举办以美术馆为主题的中法论坛。从各位专家对于美术馆的实践经验与前沿动向的解读中，让人深思未来美术馆的个体介入、博物馆功能性质转变等发展趋势。

私人收藏与建筑的融合新生

法国博物馆有200年的历史，它与公共权利的历史紧密相连，被看成是艺术品的保存之地，社会和谐的载体及具有吸引力的地方。法国现已有一千多个博物馆，形成博物馆网络，这样的历史造就了许多专业人士及良好的法律框架，使得文化项目更长久、更专业。

然而也有不足，譬如管理的僵硬、不能够适应设计师的创作及社会经济的变化。除此之外，国家公共资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缩减，使得博物馆的资金来源减少，从而需要创新融资模式。

比如蓬皮杜艺术中心，是一个多学科的建筑，它把公共空间和文化场所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从根本上创新了建筑设计。再比如2000年初，私人参与者越来越多，如现在法国高级别的收藏家Bernard Arnault（伯纳德·阿诺特）和Francois Pinault（弗朗索瓦·皮诺），他们和公共博物馆的关系越来越接近，越发重要。

展望未来有三个趋势，一是私人参与者进入博物馆领域，这意味着设计师、企业家、收藏家的参与，对于博物馆发展有着明显的优势与影响。私人参与，如



建筑是一件大型艺术装置

从美术馆角度看，其建筑无疑是一件更大型的艺术装置而已。这里的“边界”有两层含义，第一种建筑可以帮助打破边界，协助拓展空间里可容纳、可接受的艺术类型。全球范围内，可以看到艺术界的变化，美术馆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

第二种是突破人和艺术的边界，打破美术馆高高在上、封闭盒子的概念，拉近人和艺术的距离，空间可以起到这种媒介的作用。譬如，油罐艺术中心的特殊性在于，面对重新改造空间本身，它不是一个个体而是多个个体，从设计之初，就会想到提供多元的空间，不仅对于展示艺术空间的多元性，也包括内容的多元性。

当代，无论是美术馆还是更广义的文化空间，必须要超越自己核心的工作——建筑设计。

重塑城市意义上的美术馆

超越建筑本身，拓展到对城市、对社会环境及大自然的影响。比如，位于北戴河的沙丘美术馆，提供的不只是艺术展示和活动空间，其实还无意识地做了保护沙丘这件事。人类的建设行为给地球生态带来了破坏，那么是否可以将这一行为变成保护而不是破坏呢？

一座美术馆能够为城市带来什么变化？建筑设计并不只是关注美术馆本身，而是在于美术馆如何激活城市，所以从城市的角度创作一个联通，也就是说，美术馆建设在城市敏感地带如何起到联系的作用，而不是常规地去放置另外一个盒子。

此刻，艺术与自然可以完全交融在一起，两者共存。

建筑师从某种意义上被赋予了很多权利，甚至改变城市的权利。

美术馆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项目之一，而作为建筑师，对于城市的认识与价值观是什么非常重要的。实际上，美术馆不是表达已经发生的东西，而是要给所属地方新的讨论，这个讨论既能够激活它的传统，又能够展示它的未来。

比如中国的富阳美术馆，它处于城市中心，始建于1980年，当地政府希望以《富春山居图》为背景做博物馆，也要求在馆内展示这幅山水画。因为山水画是有价值观和特殊审美的，而今天的城市是否缺乏这种审美？在一堆高楼大厦里，显然“山水”没有得到尊重。所以美术馆设计者通过特殊的手段让观者感觉不到40000平米美术馆的高度，同时用老房子拆下来的旧物重造美术馆，让废墟重新获得尊严和价值。

另外，作为国际艺术文化大都市的上海，比较重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已划定44片历史文化风貌区，大致有1000多处建筑，3000多处文物保护点，留下了诸多当年法国建筑师在上海建造的建筑——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世博会的法国馆、上海国际时尚中心、滨江儿童公园（原水泥厂）等等。

美术馆、博物馆本身应该是一件艺术品，观众的转型和文化消费的剧变，给文化建筑发展带来了契机。中国的艺术机构已经形成初步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不同的美术馆（艺术机构）都有各自的风格、主张和方向。那么，美术馆的精神在哪里，它代表什么，提倡什么，贡献什么？未来十年也许会变得越来越清楚。

梵高的十五朵向日葵



《十五朵向日葵》，1889年，荷兰，文森特·梵高，布面油画，95x3cm，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藏

梵高在阿尔勒居住期间，强烈地爱上了遍地生长的巨大的金色向日葵的千姿百态，既有紧闭的苞蕾，也有盛开的花盘，花朵的黄色呈现出丰富的色调，从深橙色到近乎绿色都有。1888年8月，梵高画了大量的向日葵写生，他打算用这些习作装饰“黄房子”内他自己房间。他在12月病倒后，借绘画帮助自己恢复健康。次年1月，他根据早先的写生，绘制了这幅令人叫绝的作品。无论在原作还是后来的复作中，梵高的用意都是利用色彩表现自我，“我越是年老丑陋、令人讨厌、贫病交加，越要用鲜艳华丽、精心设计的色彩为自己雪耻……”。高更前几天对说，他在莫奈家看到一幅向日葵的油画，向日葵插在一个精美的日本花瓶中，不过他还是比较喜欢我画的这一幅。”

15朵形态各异的向日葵，或绚烂或枯萎，或隐或现，以淡黄色为背景，以深黄色为向日葵的主色调，另有几朵含苞未放以淡黑色点缀花蕊，颜色上给人一种强烈的对比，画面总体上给人一种明亮而又强烈的生命力，让人感到生活充满希望，阳光是那样的明媚，天空是那样的广阔。梵高许多以向日葵作为主题的作品一直在冲击着我的思想，一个如此热爱向日葵的画家为何却为如此轻视生命，自己选择走向生命的尽头。



阿尔勒向日葵油画被私人收藏。
1948年以后就未被展出过。



梵高著名的向日葵静物写生悬挂在伦敦国家美术馆内



二战期间在日本的芦屋市毁于战火

艺术之花

“公众大都不知道梵高创作了一组向日葵油画，”梵高博物馆的馆长、《艺术家信函》的编辑利奥·詹森说。“我问及的人十之八九都觉得这事挺新鲜。”“很多人知道向日葵中的一幅，并没想到有一个系列，”马丁·贝利同意他的看法。马丁的书《我的向日葵：梵高名作的故事》于去年发表。

1886年夏天梵高第一次画向日葵。两年以后他在阿尔勒，也就是普罗旺斯地区的马赛北部定居，他的兴趣重又燃起。他请来他崇拜的法国后现代派画家保罗·高更加入他的南方画室，此后便开始在粉刷得雪白的室内墙壁上画向日葵，以此增添些许亮色。梵高租住的黄房子位于拉马丁广场2号，离城里的火车站及数所妓院不远。

高更接受了梵高的邀请，却不太情愿。此时这位荷兰人便开始绘制那四幅向日葵原作中的后两幅，好等秋天客人到来以后放在他朴素的卧室里。“梵高为高更的卧室创作了向日葵，他希望借此为饵，把他的朋友从布列塔尼引诱过来，”贝利说。

伦敦国家美术馆中的这幅画上明显的蓝色轮廓甚至可以被视为对高更的某种致敬，后者的作品已经使用了一种类似的技巧，让人联想到珐琅彩釉或彩色玻璃上将单调色块分割开来的线条。“通过用一组向日葵图画来装饰他在阿尔勒的房间，他想向高更表明作为画家他与他的观点是一致的，”詹森解释到。

据《黄房子：梵高、高更和阿尔勒混乱的九个星期》的作者马丁·盖福德所说，“这些向日葵让高更惊艳不已，他多次赞赏并作为礼物向他索要。多年以后在南太平洋上高更自己也画了一些向日葵，显然这是向他昔日的室友致敬。”

虽然这组画已被取下，梵高的向日葵却把他与高更之间的友谊传递了下去。“我想他纯粹是出于好玩才画了这些，”詹森说。“明黄色的花朵，这使他能画出鲜明的色彩对比，还有花瓣与茎干的形状与线条；这些对画家来说都是个不小的挑战。”“1888年夏天梵高的绘画能力达到了巅峰，”贝利解释说。“他画向日葵速度很快，并且充满力量和信心。”梵高在8月下旬画给他妻子西奥的信里说：“我现在画画就像马赛人喝马赛炖鱼汤（一种普罗旺斯地区的鱼汤），这不会让你感到惊讶，因为不过就是画大向日葵这点罢了。”